

王安安 著

昙花之内 时间之外

打开这本书的你

也许爱看《开罗紫玫瑰》

也许爱读安妮宝贝

也许爱听黄磊王菲

也许曾经让心情在

《左手倒影，右手年华》

的字里行间久久低回……

也许，只是一个在成长的台阶上

唱过笑过哭过的单纯的孩子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昙花之内,时间之外/王安安著.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7

ISBN 7-5327-3371-8

I. 昙... II. 王...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16610 号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昙花之内,时间之外

王安安 著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易文网: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7 插页 2 字数 144,000

2004 年 7 月第 1 版 200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7,000 册

ISBN 7-5327-3371-8/I·1968

定价: 15.00 元

本书如有缺页、错装或坏损等严重质量问题, 请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谨以此书献给

我亲爱的爸爸妈妈

以及所有

如今的、未来的或是曾经才华横溢的年轻人

愿以此庆幸与他们的相知相识

结缘共行于时间之外

在昙花之蕊含苞待放的襁褓中

一次次等待它重新开放

在对影像、旋律的解读中

把芬芳

留给年华



他们和我们

——代序 /1 文 / 陈宇

戏 梦

蓝色消失记 /7

——《铁皮鼓》

凌厉的幻觉 /12

开放在时间之外 /24

——《那时花开》

向好莱坞致敬 /33

与爱情有关 /40

——《阮玲玉》

在梦与现实间游走 /49

——《开罗的紫玫瑰》

为了卑微的梦想 /54

——《何处是我朋友的家》

勇 敢 /62

——《昨天》

壮丽的幻觉 /68

——我所理解的电影

像宗教一样 /74

——写给我热爱的戏剧

找回生命里的神 /79

——我爱表演



乐 魂

R&B 一般的日子 /85

——写给我的周杰伦们

怀恋 /89

——《First Love》

声音的表情 /92

——写给唱歌的女孩

暗涌 /98

——我所感受的王菲

来自灵魂的故乡 /102

——爱尔兰音乐

印 象

可爱女人 /107

梦露·飞毯·一笔勾销 /124

一半明媚，一半忧伤 /131

沙漠尽头 /140

病魔成活 /147

狠角色 /159

成 长

两千万年再见，两千万年 /169

清醉地歌唱 /190

五月对三月的想念 /195

从前 /200

后记 /207



他们和我们 ——代序一

北京大学艺术系教师 / 青年导演 陈宇

初见王安安的时候，印象颇深，那是数年前，在一次北大艺术特长生的考试上。彼时我作为外请评委，忝列在座。

记得那次考试，人数众多，及至末尾，几个评委头大如斗。在听完无数《祖国啊妈妈》之类的歌曲、看完无数《孔雀舞》之类的“民族舞”以及地方口音的“小品”之后，一个小小的女孩站到大家面前，道：“我唱一首弹词《蝶恋花·我失骄杨君失柳》。”言毕，伴奏带响起，她一板一眼地唱将起来。

我眼睛一亮，觉出这秀美的女孩有些不同。但看了半晌，觉得样貌虽好，却也不至于让路人瞩目，唱得虽字正腔圆，亦未见专业，如何令人刮目？疑惑半晌，等到快唱完的时候，忽然省悟，这个不同，出自这女孩儿面孔和声音里的淡定，这使她从如此多的十七八岁的孩子中脱颖而出。

“镇定”是可以通过训练、采用意志力在表面做出来的，中学的许多班长、团支部书记都有这本事，而这“淡定”却非表面的，须来自于内心深处对自我的相信和肯定。

而这小小的女孩儿，哪里来的自信呢？

我记得自己给了她一个很不错的分数。

那次见面后不久，我因工作调动的关系，来到北大艺术系当教师，教授电影课程。而安安恰是我的“电影语言”课的课代表，接触慢慢多起来。

来到北大，和这些少年人为伍，我开始慢慢了解她和他们



这一代人的趣味，而安安是其中优秀的代表。她喜欢温和优美的音乐，喜欢德彪西，喜欢擅用柔光镜和色彩的岩井俊二；他们爱看《黑客帝国》和昆汀·塔伦提诺，拍我的图片作业的时候喜欢用Photoshop加工；他们不吸烟，不留长发，不深夜酗酒，崇尚健康，不谈政治和理想；同学之间有礼貌，保持适当的距离，通过大学的BBS交换信息和心情。

我在上课时，讲到六七十年代的世界范围的青年运动催生出的“新好莱坞”时，看着安安他们的面孔，非常感慨。虽然相差仅十多年，但他们和我们在这个岁数时是大不同了。彼时我们热爱“新好莱坞”的反叛，喜欢披头士吃完毒品LSD后写出的《Lucy in the sky with diamonds》和罗大佑的《恋曲1980》，爱看罗伯特·德尼罗和《日瓦戈医生》；鄙视技术，拍作业时尽量不用特技，避免温情，认为力量是一切；我们喜欢抽最呛最辣最便宜的烟，熬夜谈人生和理想，认为有个健康的红脸蛋是件可耻的事情；同学间要么两肋插刀、一起弹着吉他醉卧操场，要么大打出手，互不往来。

我走在北大校园里，今天路边都是光洁的草坪，走着像安安这样的衣着整洁的女孩，没有我们当年那些端着脸盆大小的饭盆蹲在路边的长发少年——今天他们在食堂用磁卡打饭，每份菜都有食堂提供的餐具，还不用洗碗；今天教室走廊里有昂贵的进口饮水机，不像我们当年轮流给老师打开水；教室里，当年我们为了谁擦黑板而猜拳，而今天我用IBM的T30笔记本连接投影仪上课，讲台上是逃课的人放置的MP3录音机；当年我们满学校围堵着老师交过了期限的期末论文，而今天他们在凌晨2点发电子邮件给我交作业，并要求我给电子回执。

流光容易把人抛。



后来听到台湾有个说法，他们将当下的少年人，比作“草莓族”，意谓现在的少年人，虽有炫酷的外表，然内心软弱、容易受伤、不胜负荷，表现为：一些人狂妄凌厉以掩饰虚弱，而更多的人是无所作为，缺乏激情，有种谢霆锋式的平板面孔。

我虽觉此说法有些刻薄，却也觉得多少描述出了当下许多少年人的状况。说老实话，正因为对学生们喜爱而抱希望，所以心里对他们这种缺乏激情、豪迈和反叛的状况，不是不有些遗憾的。

这种情绪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安安后来发给我一些她写的文章。很喜欢她的文字，有超出她年龄的成熟，亦喜欢她抒发情感的方式，但觉得少了一些我希望她有的东西，我把它归为“情怀”。

第一次拍作业，我先给他们打预防针，意思是，在拍摄题材上，希望他们眼界放宽一点，不要像许多学生作家似的，一写就是自己谈恋爱的经历，一写就是和父母有代沟。伊拉克在打仗，小煤窑在倒塌，天大地大，花鸟鱼虫，什么不可以拍？

及至交作业，发现安安还是拍了个小女生中学恋爱和大学恋爱的平行剪辑的故事，因她是我青睐的学生，所以虽拍得很不错，但我初时仍存一丝不快。

直到作业展示上，她“导演阐释”道：“……这是属于我的记忆和感受……”

“这是属于‘我’的记忆和感受。”

我咀嚼着这句话，那一瞬间，忽然释然了，明白了我潜意识一度希望按照我的少年情怀去改造影响他们，是新版本的“刻舟求剑”。



他们这一代少年人，和我们及我们的父辈不同。他们真正有了自我意识，因为从幼时起，就没有人去整合他们的思想。我们当年留长发，是对学生处说“学生不准留长发！”的反叛；搞摇滚，是对居委会大妈说“你这也叫音乐？”的反叛——我们当年的反叛和“自我”，是对整齐划一的反叛。

我们当年的“自我”，有多少是真正的“自我”，而不是约翰·列侬的？我们万丈豪情，有多少可以付诸现实？那时我们还在整齐划一的阴影中，而安安他们今天已经海阔天空。

那一刻，给我的触动是很大的。后来，再看安安的文字，竟觉处处可亲可爱，充满享受，仿佛聆听一个聪慧少女夜深的低语。不禁笑自己，情怀？不是就在这里吗？这些发自她内心的忧伤和喜悦，用属于她的美好平实的语言表述出来，这不是直指生命的情怀？

想起初见安安，此刻亦明白其淡定何来。较之他们今天的自信笃定，忆及我们当年蓬头垢面地游走在大学校园，脑中竟有一词可自比：流寇。笑毕，觉世事轮回，我们满怀欣喜地看着他们成长，亦泪盈于睫地看着自己的青春将逝……

《牡丹亭·惊梦》说：如花美眷，似水流年。

2003年末于北大蔚秀园

在这个不尽人意的世界里，电影是个好去处。

生活就像磁带，电影就像 CD，

即使是同样的内容，电影也可以傲视生活。

因为在生活里每一寸不可跳跃不可撤销的时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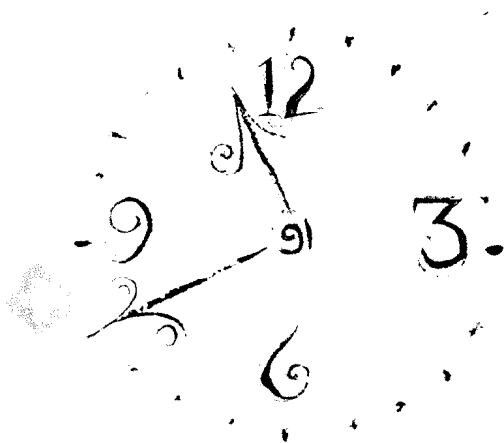
都可以在电影里跳跃或者撤销。

电影里可以义无反顾地去生去死去爱去恨，

生活里也许只能选择仓皇地苟且地庸碌地过日子，

电影可以是一种坚持，

生活，却只能是一种维系。



戏 梦



蓝色消失记 ——《铁皮鼓》

奥斯卡写满了尖刻、怀疑、否定甚至愤怒的小脸儿，在母体的子宫里透过血肉模糊的胎盘狠狠地盯着观众：我是出去呢，还是不出去？——这个镜头，足以给电影《铁皮鼓》贴上一个不朽的标签。

他等不及三岁的生日，因为那一天他将得到一个铁皮鼓，鼓声敲击灵魂，摧毁一切丑陋外明亮华丽的壳。

也是在那一天这个小儿神灵般地明白了长大的意义：无爱的婚姻，苟且偷生的爱情，乐此不疲的醉生梦死。“想到大人们的前途，我决定来个拒绝。”于是他自己摔下了地窖，从此不再长高。

曾经走过的许多岁月都会让我们在那些爱、痛和感伤之中无数次的一边慨叹着青春一边触摸着成长的痕。可是真正让人长大的力量只是这些吗？我以为是，其实不是。真正让人长大的，应该是世界的丑陋。

长大是这样一个过程：从知道这世界并不完美，到发现肮脏这东西真的存在，到切肤地感受到这种丑陋的恶心，到真正为之愤怒，然后，经过愤怒在稚嫩心灵上留下无数划痕之后，突然间发觉，哦，其实，这世界，原本，就该，如此丑陋。也就是说对丑陋的态度说好听了叫难得糊涂、大隐隐于市，说不好听了就是心灵的棱角被磨平了，滑了，麻木了，死掉了。



这就是我们的前途。

除了奥斯卡，除了这个拒绝长大的小人儿。他锋利敏感的目光永远捍卫着心灵的锐气，他的小手儿从不妥协地敲击着世事真相的节奏，他用尖利的叫喊摧毁老师的眼镜、装着婴儿标本的试管、母亲和她表兄幽会的房间的窗户。

这就是恨的力量。

我们不成文的规定，爱，博大宽广，仁慈温良的气质是成熟的标志。而与之对立的恨，便是狭隘、松脆、站不住脚的幼稚。

是啊，只有拒绝长大的小奥斯卡才会把铁皮鼓挎到圣婴雕像上，把鼓棒塞进它手里，说来吧，敲鼓吧！来敲鼓吧！敲啊！而只有成熟的象征——仁慈温良的神父才会怒不可遏地冲上去一把揪下奥斯卡，迅速地给他一记耳光。

成熟，那么不可一世的成熟，以爱的名义强大而绝对的藐视的恨，把人间的孩子们捏成粉末。

从三岁生日那天，奥斯卡目睹和亲历的一切种类的丑陋，无爱的婚姻，无望的爱情，负心的情人，乱伦的恶心，战争的残酷——归结为一个喝汤的游戏：伙伴们把癞蛤蟆活生生地扔进沸锅里煮了，然后给他灌下去。多年前父亲以爱的名义给母亲灌下了那口汤，多年后父亲用那些从海豹内脏抠出来的活鳗鱼煮成汤，说，安妮，喝一口吧！母亲终于在这种爱的名义下崩溃，号哭不已，麻木而疯狂地吃鱼，持续一个星期后死了。

与一个男人无爱的婚姻，与另一个男人无望的爱情，她说，太



多的事情累在一起！于是，死成了最激越的反抗。

罪恶是令人恶心的汤，不管是癞蛤蟆煮的还是鳗鱼煮的，不管是以恨的名义还是以爱的名义，它灌进了我们的喉咙，你拒绝了，吐了便生，隐忍了，吞了便死。奥斯卡拒绝妥协，于是它不停地敲鼓，并不快乐却也生龙活虎地活着。

世界上拒绝长大的人是哪一群？应该是艺术家吧！他们化成了侏儒，成了这部电影中最亮丽的风景。小奥斯卡喊碎玻璃，被他称为一种艺术，这也就是在说，真正的艺术实际上应该是一种揭发、披露和唤醒，是说出大人们不敢说不愿说的话。侏儒是电影中唯一可以幸福快乐的人。他们坐在车里巡回表演，没有根和牵绊，也永远不再长高。

而长不大的人注定是无用的。《辛德勒的名单》中每一个犹太艺术家都必须谎称自己是木匠、铁匠、技师才可以领到蓝卡，获得一线生机。同样，奥斯卡的侏儒妻子，逃难时也要跳下车喝一杯早晨的咖啡，结果被炸死了。这些长不大的小人儿，忠实笃定地捍卫着他们浪漫美丽的心灵，如同捍卫一杯咖啡，胜于捍卫生命本身。

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一个人都会为失去妻子和父亲后的奥斯卡坐在卡车上那个表情所震撼——颓丧，奥斯卡从未有过的，哪怕一丝一毫的颓丧，那么浓重地摸上了他的脸。他心灵中势不可挡的锋芒，那么快而且彻底地消失了。

埋葬父亲时，他蹲在坑边，把铁皮鼓扔了进去。他对自己说，你要长大，奥斯卡，你要长大。于是他一头栽进那个坑里，头破血流，一如三岁时那个拒绝长大的动作。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设



喻：上一次摔进了地窖，这一次摔进了坟墓。

同样，他也不会死，而是会快速不停地长高，成为一个大人，一如三岁时不再长大的奇怪。

对于长大，拒绝也是地狱，接受也是地狱，可是前者只给他二十多年的苦闷，而后者则给他余生永远的羁绊——再也不能凭借灵活小巧的身体偷偷敲着铁皮鼓，破坏为罪恶造势的乐队节奏了；再不能凭借孩子的形象而不承担任何负担和无奈了。奥斯卡从此告别了抗争，他终于妥协了，我们害怕看到他醒来后的景象，所以电影到此结束。

是向丑陋妥协了吗？似乎又不是。那么又是什么让他长大呢？

看到这里我发现，原来，除了世界的丑陋，老天还有让人长大的杀手铜——责任。是一种痛失所爱的苦，一种对“保护所爱的人”的认识，即对于责任一词的觉醒——责任的根在于爱，在此之前，奥斯卡没有失去爱的切肤之痛，无论是吞鱼自杀的母亲，还是背叛自己的美丽情人，都不是他所珍爱的，所以他不曾对谁负有责任，所以他大可以怒视一切地拒绝长大，笑傲江湖地行走天涯，但是，但是如今不同了。爱一出手，什么也别说了，全让路。

于是人无可救药地长大了。

罪恶的力量你可以拒绝，它只是汤而已；但责任的力量呢？爱的力量呢？恐怕它如同那彻骨的严寒，它包围着你撕扯着你你拒绝不了。

爱着摇滚的孩子们是拒绝长大的奥斯卡，他们目睹了丑陋并



拒绝妥协；但有一天他们知道，老了的父母需要他们用金钱、用地位这些为他们不齿的东西撑起一片天空的时候，他们还可以依旧用愤怒来抗争吗？没用的。于是他们也得长大。

就像一个阳春白雪的画家，他可以拒绝一切权贵的利诱搁笔不画，但他不能坐视全家老小挨饿受冻，屈服就来源于此，长大就是这么必然。

生命中最初的蓝色带着锐利的锋芒来到世上，它可以与哪怕最嚣张的罪恶之剑针锋相对，但它抵抗不了爱的锉刀。是的，爱是一把锉刀。

小奥斯卡醒来的时候，会发现自己有了正常的二十几岁青年的模样，有了可以保护他爱的人的身体和臂膀。他长大了。

但是蓝色已死。即使是他，也别无选择。



凌厉的幻觉



好电影给我们的感觉有很多种，或如畅饮，或如棒喝，或如清风，或如输血。

有些电影深深地切入血管，一见钟情，无缘无故，它们并不一定是最好的，但爱上它们那么直接那么真切，如同深深地爱上，生命行程中，某些人。

《关于莉莉·周的一切》。这一直是我钟爱的电影。虽然它在很多地方戏作得并不很足，虽然岩井在之前或之后的作品中表现